

心系我们的英雄

追随他的脚步

■辛振乾 王根成

春节前夕的一天，河南省焦作市温县西南王村的露天戏台前，聚集着不少观众。

冬日的阳光并不温暖，寒风吹得大家脸上生疼。温县文联组织的“迎新春 演大戏”送文化下乡活动，让大家心中倍感温暖。

演出开始后，话剧《人民英雄申亮亮》、豫剧《申亮亮》剧情徐徐展开。大家对舞台上的大部分角色都不陌生。

当地时间 2016 年 5 月 31 日，申亮亮在马里维和部队营区执行任务时，遭恐怖袭击，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 29 岁。2019 年 9 月，申亮亮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英雄的光辉，化作家乡父老乡亲们心上的的一道彩虹。

观剧过程中，70 多岁的村民李永强眼中噙着泪，他声音微颤着自言自语：“亮亮，大伙都会舍不得你啊……”

申亮亮的母亲杨秋花，脸上已爬满皱纹，她擦拭一下眼角的泪水对笔者说：“亮亮走了，我和他爸身边又多了好些‘儿子’，我俩现在一点都不孤单。

单。亮亮为国尽忠，我这个当妈的为他骄傲。”

杨秋花所说的“儿子”，包括后东南王村的王锦哲。后东南王村与西南王村相距不足 1 公里。不久前，王锦哲被评为“四有”优秀士兵的喜悦送到家里，他的母亲一路小跑把喜讯传递给了杨秋花。

王锦哲和申亮亮曾就读同一所初中，同校不同届，申亮亮算是他的学长。

2020 年底，英雄的故事以豫剧《申亮亮》的形式被搬上舞台。到家乡演出时，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纷纷前来观看。寒风中，王锦哲也陪着爷爷来到舞台前。申亮亮操场请命、战地豪情、英雄壮举等剧情深深触动了王锦哲。回去的路上，他对爷爷说：“爷爷，我也要当兵。”

王锦哲下定决心当兵时，正好赶上申亮亮生前所在部队从温县征召新兵。于是，续写英雄荣光的种子在王锦哲心中生根发芽。

那年，王锦哲如愿来到松花江畔，申亮亮当年所在连队的营盘。

“王锦哲。”
“到！”
在这里，他聆听申亮亮的先进事迹报告会，参观申亮亮荣誉室……一个深夜，王锦哲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一句座右铭：我来自英雄的故乡，要当英雄传人。

火热的军营生活，让王锦哲逐渐褪去青涩，越来越像一名成熟的军人。他发现，身边很多战友和他一样，都受到英雄精神的感召，同时也铭记着英雄的家人。许多战友休假探亲时会专门前往西南王村，看望英雄的母亲杨秋花。

想到自己家和申亮亮家离得近，可以照应申亮亮的家人，王锦哲主动拨通杨秋花的电话：“以后我就是您儿子，我要学亮亮哥当个好兵。”

2023 年 8 月，吉林遭遇罕见洪涝灾害，王锦哲主动请战。救援驻地群众时，他总是冲在危险的最前沿。2023 年底，他被评为“军事训练标兵”，2023 年和 2024 年连续两年获得“四有”优秀士兵荣誉，后因军事素质过硬

选改为军士。
申亮亮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事迹和精神影响了更多人。

申亮亮牺牲那年，西南王村将 2 公里道路命名为“亮亮路”，文化广场更名为“亮亮广场”；2023 年 8 月 1 日，温县以申亮亮的名字建成一座纪念馆。

在更多年轻人的心中，申亮亮从一个名字，转化为一种精神内蕴。

从松花江畔到黄河之滨，申亮亮的名字不仅停留在战友的记忆里、人们思念的目光里，也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英雄史册里。



看豫剧《申亮亮》
扫描二维码，观

技术支持：黄池敏



军 号

■程文胜

穿羊皮坎肩的司号员
以胜利者的姿势
吹响军号声声
荡气回肠
是子弹摩擦的岁月火花
是烈焰炙烤冲锋战士的铁骨
是热血催生的一树果实
是暴风雨后阳光穿透迷雾

如果声音富有色彩
那军号声必定是明亮的金色
舒缓霞光满天的彩金
激越南征北战的流金
澎湃大浪淘沙的赤金
肃穆长河落日的熔金
金色，红旗上五星的颜色
镰刀锤头辉映的颜色

军号嘹亮
每个音符都是一粒

在阳光里跳动的金子
金色的声音使我思考
为什么冲锋号一响
敌人闻声丧胆
我军气势如虹

边疆守望

■马 丛

这里的风，很凉
吹动了风沙
也带走了几的思乡
风声中
有轻轻地呼唤和默默地期望
这里的月，很亮
照亮了军营
也照进了家的村庄
月光中
有清晰的轮廓和熟悉的面孔
这里的梦，很长
梦到了战友
也梦到了远方的爹娘
睡梦中
有爽朗的笑声和轻润的眼眶

号响，划破夜的宁静
梦醒，握起冰冷的钢枪
晨光洒在身上
寒风割着面庞
战甲在低沉作响

伴着脚步铿锵
奔赴战位

我在边疆的每一寸土地行走
丈量着大地的厚重
这是誓言扎根的地方
我的青春，在这片土地上飘扬
如旗帜飘扬在高山上
飘向更远的前方

身上的橄榄绿，被汗水浸染
每一寸褶皱有着丰富的故事
那是成长的痕迹，也是岁月的荣光
它包裹着我的身躯
给予我面对危险的力量
让我无畏而刚强

心中炽热的赤红
在翻涌跳跃
像永不熄灭的火焰
我要像一棵沉默而坚定的树
扎在这里
为脚下的土地遮风挡雨
迎接和平的曙光

军营的冬天

■黄玉叶

冬天
是万物积蓄的季节

飞雪如棉如絮
是冷冽的浪漫
他们在雪域高原
依旧挺拔如松

万家灯火
是军人永恒的守护
最绚烂的不是星河
最璀璨的不是焰火
点滴的爱凝结成热血
浇灌下一个春天的希望
绽放大江南北
锦绣山河



长 征

第 6363 期

向上！”
向上，向上！李晓顿时有了力气。他紧紧抓着绳子，一步一步攀登。战友的助力让缺少经验的他稳步向上。终于，李晓抓到了班长的手，成功登上坡顶。

正在李晓松一口气的时候，陈子阳突然踩空，身体顺着山坡滑了下去。李晓伸手去抓陈子阳，几次尝试都没成功。山坡上的积雪比较蓬松，陈子阳随着积雪快速滑落，一直滑到坡下的平台。

“小心！”“抓住绳子，快……”在战友们紧张的呼喊声中，李晓和几名战友顺着绳子滑到山坡下面。李晓快速冲到陈子阳身边。他看到陈子阳面罩都磨破了，脸上有好几道划痕。连长赶忙安排战友把陈子阳抬到山脚下，送上车，并安排陈开东和李晓陪护。

回去的路上，陈子阳的伤情逐渐缓解，他对李晓说：“没想到你种树慢吞吞的，救人的时候还真快哩！”

能够在巡逻任务中起到作用，为战友提供帮助，这让李晓信心倍增，他拍拍胸膛说：“现在让我爬上南迦巴瓦峰顶都没问题！”

傍晚时分，车辆回到连队，卫生员给陈子阳处理了伤口。雪停了，晚霞洒向南迦巴瓦峰，山峰呈现出瑰丽的色彩。李晓想起班长曾经告诉过他，“南迦巴瓦”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直插天空的长矛”。在这片人迹罕至的雪域高原，边防官兵也是守护祖国的锋利“长矛”。曾经青涩的新兵，经过边关风雪洗礼，脸上多了几分坚毅。李晓相信，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南迦巴瓦”。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驻训的车队沿国道驶入高速公路后，只见巴依托海草场的羊群像一片流动的白云。随着太阳升起，雅丹地貌震撼人心的美映入我们眼帘。荒漠迷彩与戈壁交相辉映，车辆匀速行进，构成一道钢铁长城。

走了不过 20 公里，原本平坦的公路陡然变成蜿蜒山路。一眼望不到头的弯道从山脚盘卧至山脊，坡度落差高达 1000 多米。驾驶员司静龙尽管经验丰富，但在这样的路途行驶，也不免有些紧张。

司静龙一路上眉头紧皱，抿着嘴，话也很少，驾驶室内显得很安静。

车辆深入山区，高耸的山峰遮蔽了部分阳光。空中盘旋着几只鹰。我们的车辆在空荡山谷里宛如落叶上爬行的犀甲虫，缓慢地前进着。

快到达休息点的时候，第一次参与长途机动的列兵杨尚坤终于忍不住吐了起来。一路颠簸真让他胃里翻江倒海，再也无暇顾及从来没见过的壮丽景色。

天色渐黑，宿营地里，大伙都铺好了床铺。杨尚坤头枕着背囊，还是有些精神不振。我烧了些热水督促他赶快喝下去，然后出门去领今晚的伙食。路上，我瞥见司静龙趴在车下面捣鼓着什么。

“静龙，天都黑了，快回去吃饭吧。”
司静龙听见我的声音，从车底钻出来，满脸黑灰，双手沾满了机油。他简单地回应我：“知道了。”说完又钻进车底。

熄灯没多久，房间里就有人轻轻打起鼾。月亮透过窗户照在杨尚坤脸上，他睡得很沉。看来，晕车这一关算是挺过去了。杨尚坤旁边，属于司静龙的床铺还是空荡荡的，床边放的一碗羊肉汤也凝固起薄薄一层油。

第二天我才知道，司静龙是为了后面路程的安全，把全车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检查了个遍。

这一天，我们驶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公路平坦笔直，公路两侧是一望无际的黄沙和零星胡杨。目力所及之处没有任何动物，只有些风滚草和细沙随风“行走”。

这天的路程非常顺利，也没有战友晕车，让我们全然忘记昨天的惊险。杨尚坤在车上打起瞌睡，我和司静龙则全神贯注盯着前方无边无际的黄沙。

长时间驾驶车辆司机容易疲惫，为了防正司静龙犯困，我主动和他说话：“静龙，你昨天忙到半夜，晚饭都没来得及吃吧？”

司静龙说：“嗯，给车子加了冷却液，把机油换了一遍。”

“昨晚的羊肉汤挺不错的，可惜你回来太晚，都凉透了……”

风渐渐变大，沙尘糊住车窗，让我们的视线有些模糊。司静龙打开双闪和雨刮器，两眼眯成一条缝，小心谨慎地前进。不一会儿，我察觉到 he 脸上有难受的神色。

“你没事吧？”

“把我包里面的药拿出来。”

我赶紧去翻他的背囊。好在司静龙把背囊收拾得很利落，我很快就找到一

迸发光与热

■闫一伸

个蓝色的药瓶，瓶身上有“急性胃炎”的字样。

我把药递给司静龙。他一口吞了两粒，良久才缓过劲儿来。

“你胃不好怎么不告诉咱们呢？”
司静龙说：“小毛病，不告诉你们是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我能照顾好自己。”

我倒了杯水递给司静龙：“喝点水顺顺，一路上一口水也没见你喝。”

他抿了一口水，继续认真开车。听见我们说话，车上其他战友都打起精神，关注着路况。

后面的路途中心，我们配合越来越默契。司静龙开车，中士达嘉乐守着电台。杨尚坤负责关注着驾驶员状态，一会儿给司静龙拿巧克力，一会儿递水。到达休息点或宿营点时，司静龙一停车，我们垫三角木、检查发动机、添加油料、固定物资……一切工作都井然有序。

机动的最后一天，我们一大早就出发了，下午的时候，离目的地还有十几公里。这时，海拔已经上升到了 4000 多米。为了让司静龙能够集中精力开车，我们拿出准备好的便携式氧气罐，随时准备给他吸氧提神。

我对司静龙说：“战友们说你干活扎实，为人却很严肃。我觉得，是因为你不爱说话，大家和你交流得少，对你不太了解。其实，你是一个情感细腻又有责任心的人。”

司静龙说：“作为一名驾驶员，开好车当然是第一要务，以前我的班长对我说，一定要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光发热。”

司静龙的话，让我陷入沉思。当我再看向他紧皱的眉头，抿起的嘴角时，不再感觉难以接近，只觉得他十分专注，值得车上的官兵放心。

阳光落在大道上，也落在我们面前的挡风玻璃上，所有人的脸都是金灿灿的。司静龙紧紧握着方向盘，载着我们驶向目的地。



雪窗梅影（中国画，中国美术馆藏作品）

陈秋章作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西南以南，袅袅云雾中，矗立着高大的南迦巴瓦峰。

西藏军区某点位就在山峰脚下不远处。营区不大，官兵负责的巡逻区域却十分广阔。

这天清晨，太阳还没探出头，天边的云已像玫瑰一样鲜艳。一声清脆的哨声响起，连长大喊一声“出发”，巡逻车队缓缓驶出营区。

远处，霞光倾泻下来，南迦巴瓦峰金光闪闪。上等兵李晓却顾不上欣赏美景，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巡逻任务，心里仍在上下打鼓。

巡逻队里的上等兵陈子阳是个“急性子”，大大咧咧的个性和李晓完全相反。曾经有一次，官兵在营区种树，李晓不太会用铁锹，动作慢吞吞的。陈子阳见状拿过他的铁锹，让李晓扶着树

苗，抢着把李晓的活儿干完了。战友的好心，却让李晓有些惭愧。

车辆吃力地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引擎的轰鸣声和车身晃动的响声夹杂在一起，路上的石子被碾压得噼啪作响，剧烈颠簸让李晓逐渐感觉天旋地转。

到达巡逻起点，接下来，他们要徒步 30 公里。一下车，李晓就感觉头晕，险些摔倒。连长和班长赶忙跑过来查看情况。李晓睁开眼睛，看到一只手已经递来了水壶。他抬头，发现陈子阳正在对着他笑。再次受到陈子阳的关心，让李晓突然有些不服输。

连长说：“李晓，后面的路你就别走了，我让驾驶员先送你回去。”

李晓坚定地说：“不，我没事！”看着李晓坚持的样子，连长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这时，陈子阳打趣说：“虽然李晓平时文文静静的，但关键时刻骨子里还是有我们边防军人的血性呀。”大家都笑了起来，连长转身叮嘱李晓几句，官兵便踏上了巡逻路。

然而，巡逻路比李晓想象中还要坎坷。没走多久，天空便飘起了雪花。

“高原的天气有时就是难以捉摸，现在下雪，说不定过一会儿天就晴了。”

为了缓解年轻战士的紧张情绪，班长陈开东给大家讲了几件巡逻路上的趣事。

雪慢慢下大了，连长安排队伍原地休整。李晓一个人坐在队伍后面，默默望着天空。陈子阳给李晓递来热水，笑着对他说：“你还可以嘛，走到现在都没有掉队。”

李晓倔强地说：“你可以，我为啥不可以？”两人相视一笑，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不久，雪停了，但路面的积雪已经很厚了。巡逻队前方，是一个陡峭的山坡，连长和陈开东率先开路，用脚把积雪路平，一手攀爬到山顶。他们用一块大石头固定好绳子的一端，然后扔下绳子的另一端，让其他官兵拉着绳子往上爬。

陈子阳看着前面的李晓，不免担心地问道：“你以前没爬过这么陡峭的山坡吧？还是在下面等着吧。”

“放心，我肯定可以。”虽然嘴上不服输，但李晓心里还是有些打鼓。突然，他感觉到自己身后有一股向上的助力。他转过头，看到陈子阳举着左手，在下方托举他。李晓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却被陈子阳打断：“别说话，向上！”